正蒙會稿

正蒙會稿卷之二

動物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天陽而動者也故動物皆本諸天非止人爲動物凡飛走之類皆是也呼者氣一動而出如口之呼吸者氣一斂而入如口之吸呼則聚吸則散此其漸也如陽氣動而蟄虫振玄鳥至天地肅而蟄虫俯玄鳥歸

此非以呼吸爲聚散之漸乎地陰而下者也故植物皆本諸地非止木爲植物凡花草之屬皆是也升者陰氣上升降者天氣下降氣有升降則聚氣不升降則散此其漸也如地天泰而草木萌動天地否而草木黃落此非以升降爲聚散之漸乎氣日至而滋息氣既泊於一物則漸長漸大日見其增長此至而伸也所以爲神氣日反而游散及其既盛則不免漸消耳此反而歸也所以爲鬼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魂魄即精氣魂是氣之神又爲精之神魄爲形之靈

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魂有聚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魄則聚成形質而不散以天地言之天氣爲魂陽神也地氣爲魄陰神也以五行言之火曰爲魂金水爲魄

海氷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亾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說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氷之才猶言氷之體質也爲氷爲漚海何與焉猶氣在太虛中聚則有象而生散則無形而死氣自聚散

耳太虛無所容其力故曰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息謂鼻息也下章曰人之有息即此息也天陽而動故凡有息之物如人與飛走之類皆根於天而不滯於用此所以異於植物也地陰而靜故凡不息之物如草木之屬皆根於地而滯於方此所以異於動物也曰不滯於用者能動作而神也滯於方者不能動作而靜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人之不滯於用者如此若匏瓜則滯於方矣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竝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人之生有先後此自然之序也所以曰天序及其旣生之後中間小大高下之不齊相竝而相形亦自然之分限是乃爲天秩焉小大高下尊卑貴賤之謂也知生有先後之爲天序則父子兄弟之倫正知小大高下之爲天秩則君臣上下之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鬼神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故凡物之相感皆鬼神施受之性也施受與相感字應天施地生造化相感其性然也其滞於方如草木之根於地而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謂爲物所化也蓋鬼神本相感者宜乎所生之物無一之不感也今間有不能則鬼神豈非亦體之而化於彼耶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凡物須同異屈伸終始有無相感則成固無孤立之

理也姑以同異言之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非石則雖美不見其美是雖物非物也可見其無孤立之理矣又如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是發明猶發揮非言詞間也以彼物偶此物以彼事感此事皆發明也屈伸不屈則不能伸終始不終則無以為始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獨見獨聞一己之耳目也事縱小異然非人所共見共聞所以謂之怪也出於疾與妄者惟有疾者與妄

人而見聞或異也若人所共見共聞雖大異然非怪

也實有者也出隂陽之正也如迅雷風烈是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賢才出則國將昌也諺

曰家若興看後生故子孫才則族將大也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剛陽之質柔隂之質摩則兩相摩也乾天之稱坤地

之稱闔闢則動靜之機也人之有息一呼一吸蓋象

乎此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内也寤所以

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
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臟之變容有取焉爾
寤覺也形指此身而言人之既寤而覺者此形開而
與物相接也方寐而夢者此身閉而氣專乎內也知
新於耳目既寤而與物交耳目之所聞見者新也緣
舊於習心凡夢之所由成皆緣於習見之舊事也寤
夢所感不但夢取夢與如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
夢畏懼哭泣之類皆五臟之變而氣之所爲也容猶
或也取謂取其所說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

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軋者兩物相摩戛而成聲也兩物即形氣敲矢如今之帶簧箭良能謂自然成聲耳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天地間聲色臭味溫涼動靜皆不出五行之外故以形言則有青紅白黑黃也以聲言則有宮商角徵羽也以味言則有鹹苦酸辛甘也以氣候言則有溫涼寒燥濕也別謂有此五者之分也變即有同有不同

者也凡此皆造化自然之妙所謂帝則而學者所當

致察者也

問五行張子舉六者可以畫之歟曰如五數曰三二五

四一五方曰東南中西北五運曰丁壬丙辛甲巳乙

庚戊癸五穀曰菽麥稻粱黍五臭曰羶臭香腥腐五

星曰歲熒惑鎮太白辰五帝曰太昊炎帝黃帝少昊

顓頊五神曰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性曰仁禮

義信智五倫曰父子長幼朋友君臣夫婦五事曰哲

義聖謀肅五體曰筋脉肉骨皮毛五官曰目口形耳

鼻五臟曰肝心脾肺腎五液曰汗涎涕唾精五虫曰

鱗羽倮毛介何者非五行何者非帝則然又皆不出乎二氣也

問魂魄於五臟相屬否曰邵子謂心之靈曰神發乎目曰視膽之靈曰魄發乎口曰言脾之靈曰魄發乎鼻曰嗅腎之靈曰精發乎耳曰聽是豈不相屬

問人之息曰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息應一時

誠明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誠明所知非自明而誠者之知乃自誠而明者之知

是知也天德自然之知所謂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非耳目聞見之小知所可比也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凡稱天者天理之本然也稱人者人事之當然也天人異用謂於人事之當然者雖實而天理之本然處或有未實則不足以言誠也天人異知謂於人事之當然者雖知而天理之本然處或有未知則不足以盡明也所謂誠明者必性與天道有合一之妙無小大之分而後可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惟理則義命合一蓋義之所在命之所在而義命即理也惟聖則仁智合一蓋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合內外之道也神則動靜合一動固神之所爲靜亦神之所爲也道則陰陽合一陰陽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誠則性與天道合一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誠而已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也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仁人孝子其所以事天誠身亦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夫豈有他哉不已於仁孝即所謂誠也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誠者物之終始故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如舜之大孝誠有是物者也其終身慕父母可見其有終始矣若僞則實不有何終始之有無終始則雖有所爲亦

如無有是即無物也豈真無物而後爲無物哉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由窮理而盡性也先明乎善即窮理之謂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由盡性而窮理也德無不實即盡性之謂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性即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故性爲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者謂此性乃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

而人亦有非惟人有而物亦有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大人知其爲公共之理故一視同仁已欲立而立人已欲成而成人知必欲彼此之皆知愛必欲遠近之無愛彼自蔽塞謂隔形骸而分爾我者不知此理爲人物之所同得而順之也斯人也雖聖賢與居亦將如之何哉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能自然之能也人謀人之謀爲也不以天能爲能出於天者不可以爲能惟人謀而後可見爲能耳如

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之心非納交取譽而然是天能爲性也至於出謀發慮以往救之則是人謀爲能矣大人盡性大人所以能盡其性分之當然者非以怵惕之心出於天者爲我之能而以出謀發慮以往救之由乎己者爲能也若以出於天者爲能則人皆盡性矣然此亦指一端而言學者推類以盡其餘可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本易繫辭語張子斷章取義如此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性者人所受於天以生之理也人惟不能盡故見其

有得喪若能盡則知我之生於此性初無所得我之死於此性亦無所喪蓋此性與生俱生者也盡則爲能復其本然耳其於生死果何得喪之有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一物非陰陽五行之所爲是陰陽五行未嘗不在於物以爲之體故曰未嘗無之謂體物各得其陰陽五行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故曰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

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天所性者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之類是也然雖天之所性而實氣之欲也能通極於道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則必視所當視聽所當聽而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矣其或有蔽之者未之學也天所命者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之類是也然雖所稟有厚薄清濁而其性則善也能通極於性不一切歸之於命則必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而遇之吉凶不足以

戕之矣其間有戕之者亦未之學也性雖人所受者然實通乎氣之外命雖天所賦者然乃行乎氣之內氣本無內外假有形而言謂就人物而論則氣若有內外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謂性通乎氣之外而道所當通也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蓋通極於性而天命斯與之爲一焉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中庸本謂人有賢否欲知其賢否不可不知天理之所在也張子則借其言以爲欲知乎人當知乎天作天人說矣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者道之所由以出者也性者人之所得以生者也

知則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豁然貫通而無所遺也如此則天人合一而陰陽鬼神皆吾分內事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昬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性在人雖氣質之稟不齊然其爲性則一耳正猶水性之在冰雖或凝或釋不同然其爲物則一也受光有小大昬明者水受物之光有小大昬明之不一如受日月之光則大星之光則小受昬則昬受明則明也照納不二者水之性不以照納而或異也照謂照物納即受光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爾

天之良能如元亨利貞運於春夏秋冬者人之良能即人之仁義禮智見於日用常行者天人一體本無彼此之分顧爲有我之私所喪而人始與天相遠爾

上達反天理下達狥人欲者與

君子日進於高明由循乎天理也小人日究於汚下由狥乎人欲也天理曰反與其善復之功人欲曰狥斥其自喪之失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

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性其理之總會處合兩即合萬而爲一也命乃人之受於天者有則謂有所以至命之法也極究極也總即性其總之總不極總之要不能盡性窮理以究其指歸也不至受之分不能至命也盡性者盡人物之性窮理者窮天下之理不變謂不爲物所移也乃吾則者窮理盡性而不可變如此乃吾所以至命之法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謂維天之命古今晝夜自不容須臾之或息也物不能無感謂人有此性自是因物

有感如於父子而仁君臣而義是也聖人所可憂凡民生未遂民性未復皆其所可憂也無憂謂天地也蓋命固當至而亦有不盡然者天地不宰之功終非有心者所可及也相即輔相之相惟有相之道存乎我此聖人所以不同其無憂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方其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氣之本也及其旣交於物而有攻取焉者乃氣之欲也如口腹之欲飲食

攻耳乎飯食也鼻舌之欲臭味攻耳乎臭味也然此
雖人心而實氣之所爲故謂之性饜厭蓋謂知德之
人常以道心爲主故於此聲色臭味率饜厭之而已
或曰饜厭猶飲食厭飫也君子於飲食臭味僅厭飫
而已如所謂適可而止無貪心也蓋嗜欲小也末也
若以此累心則是以小害大以末喪本非知德者也

饜厭見春秋左傳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
之所具之理也心有覺性無爲故心能盡性而性則

不知檢其心也謂之盡者於凡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一皆擴充之極其全體無一之或缺也謂之檢者約之使就準繩也此論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旨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性者天所賦於我之理也盡則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矣蓋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

而後爲盡人物之性也命則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即性之源也至命謂與天之流行者一也然非徒至已之命而亦能至人物之命也傳曰黎民於變時雍此盡人之性而即至人之命也又曰鳥獸魚鱉咸若此盡物之性而即至物之命也性諸道性與道爲一也命諸天命與天爲一也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者萬物皆備於我物我爲一而皆不遺也此即所謂至人物之命也如此則成已成物而不失其道矣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

不可不詆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爲知覺運動者而言是即氣上論也不通晝夜之道者不達性命之理也以氣論性旣不達性命之理且人與物無異矣蓋知覺運動此蠢然者也人與物同也至於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豈能與人同哉此告子之學所以爲妄而孟子不容不詆之也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善反者性有不善能反之以至於善也過天地之化如尾生孝已之行也順者吉凶禍福能順受之也行險以僥倖謂強生意智趨所不當趨避所不當避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氣即人之充於身者質即形體皆陰陽五行所為也人之未生天地之性渾然太極之全體有善而無惡及其既生天地之性一墮氣質之中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始有所謂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者

焉善反之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變其不美之質以爲美也君子有弗性者君子學問之功惟知以天地之性爲性初不委之於氣質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亾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剛柔緩急皆人之性然其間或有剛而得中者有柔而得中者或緩急得中者則爲才而失中則非才矣所以然者氣使之偏也非天之降才也蓋天本參和

不偏剛柔緩急一中而已人有不才者能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一如天之參和焉則已爲盡性人而天矣君性未成則剛柔緩急之間未免有善有惡能亹亹不倦而繼其善斯爲善矣至於惡盡去而善因以亡則性成於已矣蓋人惟有未去之惡則其善爲可稱若惡盡去而性成焉又何善之足稱所以不曰善而曰性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

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人之有生雖氣以成形然必德勝其氣可也德謂義理氣謂血氣德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那所賦之氣而性命於氣矣若德有以勝其氣則已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爲德而性命於德矣性命於氣

謂性命一由於氣若無德也性命於德謂性命一由於德若無氣也或曰性命於氣謂性反聽命於命性命於德謂性乃聽命於德也窮理盡性則德勝其氣也故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者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者言其理也中庸曰大德必受命謂受天命為天子也易曰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易謂坦然平易簡謂凡事要約蓋天下之理不過易簡而已人君一造乎易簡則天下之理舉不外是矣此聖人之能事所以曰成位乎天

地之中也曰必受命曰成位乎天地之中是皆以理言者也能悅諸心天理之在人心如舜黍之悅諸口也能通天下之志天理之在人心無此疆彼界之殊合千萬人而爲一也能使天下悅且通揆諸常理則天下必歸矣其有不歸焉者所乘之勢與所遇之時不同也如仲尼所謂大德者也所謂易簡理得者也能使天下悅且通者也然所乘所遇之不同所以天下不歸焉者也其在繼世之君亦或有所乘所遇之不同而天下不歸焉者天理馴致謂舜禹之有天下正能使天下悅且通而馴致乎天位者也非氣稟當

然非志意所與所謂不與也餘謂舜禹之外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利即滯之反謂圓而不倚也惟神然後如此滯則拘於方體乃爲物矣凡有形迹者皆是也如風雷速矣然有象亦不免滯於物也故不速於心心有感即通應物無迹乃利而神者爲尤速也禦扞格也心禦見聞謂爲耳目所扞格也如此則不弘於性矣謂不能廓而大之也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旣甚而不可變者也

上智下愚爲句旣甚而不可變謂其氣習美惡相遠
旣甚而不可移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纖惡必除善斯成性而聖賢
矣若察惡有一毫之未盡則日用之間所行雖善亦
粗者爾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
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本康衢歌堯之詞也張子借
其言以爲人若有思慮知識則非純一無僞而喪其

渾然之天性矣蓋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者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豈有思慮知識哉故人君有思慮知識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在帝左右本大雅文王之詞謂文王之神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也張子則借在爲察如書之在璿璣之在謂察天理而左右不違也天理時義也君子教人不過舉此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亦不過述此以時措之而已可見君子成已成物無一而非天理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此自中庸來和則彼此無間故可大樂則始終不倦故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所以和樂爲道之端也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莫非天者陽明陰濁皆天理也陽明勝則德性用事謂人所稟之氣陽明勝夫陰濁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日用之間莫非義理之發見矣若陰濁勝夫陽明則人心爲主道心聽命而外誘之私得以乘間而

入矣領惡全好去其陰獨存其陽明此非學問之功
不能故曰其必由學乎領方氏謂總攬收拾之也好
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歛而無餘善者渾然而無
虧矣一說領惡猶言克己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
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
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險躁則不能理性不誠可以盡性乎愶慢則不能研
精不莊可以窮理乎蓋人性之德何嘗不誠亦何嘗
不莊故知不免乎僞而不誠慢而不莊者不知其性

者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勉而後誠莊非自然之性也不待勉而誠莊則聖人之德矣不言而信謂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也不怒而威謂自然人望而畏之也此皆不勉而誠莊所性而有聖人之事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人之生能不脫空詐僞凡事順理而行是即下章所

謂能順性命之理者則所値之吉與凶皆天所命亦即下章所謂得性命之正也若罔之生則爲逆理矣故非幸福於私曲必將避難於苟且而吉凶皆人爲之招也

孚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易曰孚信相感而利生又曰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同一感也而一則利生者感之以至誠也一則利害生者雜之以僞也蓋至誠則凡事順理用無不宜所謂

作德心逸日休是也若雜之以僞則率意妄行而害隨之矣所謂作僞心勞日拙是也其曰順理者謂順性命之理也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而吉與凶皆天也若逆性命之理則凶爲人爲之招而吉亦行險以徼倖耳或疑屈信相感與情僞相感易之本旨不如此者蓋張子斷章取義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孟子謂順受其正者順受性命之正理也蓋天下之理性命爲正人於日用之間能順此正理而行則禍

福之來皆天所命所以爲得性命之正也其或不然滅性命之理極耳目之欲則凶爲自取非性命之正也

問性命於氣性命於德曰小註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張子語勢葢如此若作性聽命於氣亦通但下文性聽命於德終欠順

問聖人有相之道存乎我曰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有心方做得有心即有憂故不能同乎

天地

大心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萬物皆備於我是天下之物皆所當體也體謂置心在物中究極其理如大學之格物致知也然惟大其心而後能大其心者人之一心具衆理應萬事本無

不大也惟私意扞格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而始不大矣心何以有外物有未體包括不盡視物若不相干也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世人則不能大其心而聖人則能大其心者也若此心於物理一或未體則心爲有外與天地不相似矣物交而知者世人之心也德性所知者聖人之心也不萌於見聞所知不因見聞而萌也不足以合天心天大無外物無不包心有外焉所以不與之相似也

由象識心狥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

之心可乎

圓外竅中雖心之象而非心之所以爲心也然亦不能外象以爲心故曰由象識心也心之所以爲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豈止於圓外竅中之象哉徇象則喪心矣知象者心惟知象之爲心也如此則存象之心亦止存其圓外竅中之粗者爾而非存其全體大用之精者也謂之心可乎或曰凡有皆象也就物上說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人謂己之有知由耳目交於物有所受而然也殊不知耳目之所以有受雖曰交於物而亦吾心之知與之合也然交則合而知不交則不知是其知止於聞見之狹耳必於聞見之外而有知則德性所知乃爲知之大焉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雲漢昭回莫非明也而日明乎晝則爲明之大焉故
有目者接之不以高而不見也形氣相軋莫非聲也
而震驚百里則爲聲之大焉故有耳者屬之不以遠
而不聞也天之不禦謂天體至大初無止處也然莫
大於大虛故人之心知能擴充之亦當知太虛莫究
其極也但患其不能擴充止於聞見之狹耳若知心
之所從來本如太虛之莫禦則知所以盡之矣大抵
張子此節以耳目太虛證心之本大而人所當盡也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是耳目雖有爲性累處然亦有

所當視聽者則耳目人豈可無哉所當視聽即合內外之德也啓之之要者性非耳目聰明亦無以啓之也如見孺子入井人固有怵惕之心然非目所親覩抑何以啓其怵惕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心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爾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成吾身者天之神也已何力焉若不知天以性成吾身寔爲天之神而自謂因身發智凡聰明才辨出於天功者皆貪

以為已力則不明之甚者也葢人之才雖本於天而亦因物之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觸於目啓於中所謂方物出謀發慮而後時措之宜也豈可昧此不知而一切指為已知哉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體物萬物皆體於已也體身以身體之也體道身卽道道卽身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蓋道大身卑體道則惟知有道不知有身而視身如物也不亦大乎不能以物視身而累於身則外重而見內之輕所

以曰藐乎其卑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然天地大而萬物小能以天體身則知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充其大者矣其於小而體物又何疑之有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者私意也理欲不兩立人惟無私意然後可進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化則德盛仁熟入乎聖矣又何私意之有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事有萬變能隨時處中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無成心者能之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私欲淨盡然後天理流行故心存無盡性之理聖不可知謂神聖則大而化矣神則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之謂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體物體萬物也大於道謂道爲大者以身爲大則狂

者耳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萬象無所隱謂循天理之人日進於高明所見者大也專顧影間謂徇人欲者日究於汙下所見者小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氷者歟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其用妙矣非窮理盡性未易知也釋氏昧此而以心法起滅天地猶世俗健訟者所謂起滅蓋或起或滅也天地之大而以區區之

心法起滅豈知天道者哉緣因緣也小末皆指彼之
心法疑冰夏蟲疑冰識其不識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
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
之小溺其志於空虛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
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
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
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天性天命之性也釋氏眛此而動以見性爲言蓋妄
意也不知範圍天用不能如聖人範圍天地之化也

不曰化而曰用化即天地之用也六根耳目鼻舌身意也因緣天地謂以區區之意見窺測也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謂一切皆空也蔽其用於一身之小謂一身之間其用尚有所蔽而不能充也溺其志於虚空之大徒用心於六合之外也六合上下四方也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視之如塵芥此語大而流遁失中也夢幻人世以人世如夢幻此語小而流遁失中也蓋六合人世皆此理之當窮而盡性者所必先也今釋氏不知而塵芥焉夢幻焉是豈非妄意天性者邪其不能範圍天地宜矣

問由象識心一段曰就物上說亦是天地閒凡有皆象也人心惟微必因物而后知如有一好物事而喜愛之心形是由象識心也但一味喜愛此好物事則喪心矣知凡有皆象是心若所存惟在此象亦非心之謂蓋一物有一物之理豈但存象而已哉

問心存無盡性之理曰心即成心謂私意也化則無成心而不可知矣故曰聖不可知謂神

問釋氏明不能究所從曰人世皆斯理所當窮豈可視爲夢幻蓋有天地即有人有天理即有人倫上下釋氏暗處固不足論其他明處亦不能究人世之所從

豈可妄意天性邪

問人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然則思慮知識人可無乎

曰形既生矣神發智矣思慮知識豈可無但出於良知良能斯爲順帝之則耳

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曰天地之性本善一寓人氣質之中氣質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而此性隨之矣故有氣質之性

中正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

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中無過不及也正不偏也此道之體也天下之道不過中正而已故中正然後一以貫之而無餘也惟中正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必居正爲大也道極於中正使君子不居正焉則事至物來處之不能不失其宜也爲正者君子所當止之地如射之的也必得正則得所止矣弘謂廓而大之也大則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正則可以充實將去而至於大不正則不能

大也知欲仁者知仁之爲美而欲之也然貴學焉樂正子非不欲仁由不致其學是以止於善人信人無惡而已不能充而至於大也顏子欲仁矣而又好學不倦故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謂未至所當止之極處也至則中正矣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學者中道而立謂不可過與不及也能無過不及則

有位以弘之謂有可弘之地以至於大也不能無過不及而徒弘焉則其大爲窮大而失其居窮大者過中之大猶窮高極廣之義窮大而失其居則崇德無可據之地與不及者何異此顏子所以仰鑽瞻忽旣竭吾才克已研幾必欲用其極也克已解見論語研幾即辯別衆理以求擇乎中庸也用其極欲得中而居也未得中而不居謂必得中而後居也未至聖而不已謂必至聖而後已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大中至正之極謂不徒大中大正而且極焉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至此則文必能致其用謂文不徒文而曰可見之行也約必能感而通謂約不徒約而以時措之也未至於此則雖博文約禮而終未用其極其視聖人之中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恍惚不可爲像此顏子所以喟然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蓋心苟志於仁則必無

爲惡之事則所以爲善善實有諸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謂之信力行其善至於充滿於內而發見於外則美在其中而謂之美發而至於成功巍然塞乎天地則德業至盛而謂之大大則德盛仁熟泯然無迹而與性成則謂之聖之至妙至於上下與天地同流陰陽合一而不可測則謂之神然此上下一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也終而爲人之所不可測者亦此也唯在人擴而充之耳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高明者高大光明也博厚者廣博深厚也皆聖人至誠之功用不可猶不能也中道不可識謂高明博厚皆中道之所在也若此而不能究極則中道又豈可識哉此顏子所以喟然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者成身之謂也成身則成性矣君子之道以此爲功未至於聖者即未能成身成性也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大而化之謂之聖若大而未化則其化猶有未忘於勉而非已有矣必至於化而後義精仁熟爲能有其大焉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大中爲極者聖人之德大中之外無餘物也人患不知耳茍知以此爲極則其知過人遠矣擇中庸而固執之者辯別衆理以求此大中之所在而固守之此至之之漸然惟知學而後能從事於此能從事於此

然後日進不息而此大中之極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體正者猶所處之正也所處既正則自然大矣何待矯而弘哉弘即大之謂也若所處未正則不容不矯矯而得中則自然可大其曰矯者猶矯揉之矯蓋去其不正以求正也致曲於誠即未正必矯也變而後化則矯而得中而後可大者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極其大則中之體以立故曰可

求止其中則大之實以存故曰可有如顏子之博文約禮非不極其大也然未見其止故雖大而終爲未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清和可以謂之聖而不可謂之大蓋大則聖之任而非清和一體之偏者所可比也然以其猶有勉然之迹故與聖爲有間耳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而大者也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

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無所雜者一於清雖人之衣冠不正必去也無所異者一於和雖人之袒裼裸裎不較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未能安者未能不勉而中也未能有者未能不思而得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

由也君子脩德凝道若不能尊德性則雖講習討論從事於學亦徒然耳廣大謂心體本自廣大然或蔽於私意則精微無所立其誠謂不能析理之盡也高明亦謂心體本自高明然或累於私欲則雖擇乎中庸而失時措之宜謂於所處之事未免有過不及也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絕四也聖人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豈槁木死灰署無所事乎蓋必有道焉而非始學者所能測度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

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當爲而爲雖至殺人亦天理之不容已者故曰皆義也有心爲之則在所得已而非當爲者矣故雖善事終歸於私正已而物自正者無心於物也所以爲大人若正已而欲正物則不免有意存焉耳有意爲善者大賢以下由勉强而入者也故曰利曰假無意爲善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故曰性曰由然同一

善也而猶有自然勉然之分況有意於未善者豈得為賢邪聖人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者所謂無意為善性之由之始終而一致即示人以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天下之事有得已者有不得已者不得已而後為是當為也如子之葬親不得已而為也然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至於理不得為即止而不為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斯人也豈不可謂之智者邪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

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意謂有所思也必謂有所待也固則執滯而不化也我則私已而有方也葢凡人之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於事成而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故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而非聖之謂矣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起於意遂於必流於固而成於我四者相因皆私也然理欲不竝立人能天理一貫無終始內外之間則

私意不容而自無意必固我四者之鑿矣君四者之中但有一物存焉則天理不得謂之一貫故必盡去而後天理始流行無間耳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學者不可不得所止妄去然後得所止也得所止斯得所養而日進於充實光輝之地矣然所謂妄者凡無所感而起皆是也若有所感而通則誠而非妄矣計度而知者非誠明所知也不思而得者誠者之事

也素猶言合下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中庸曰凡事豫則立蓋必有教以先之也然欲盡教之善非精義以研之不可也能精研其義而至於入神則文理密察物來順應以立則立而物不能搖奪以動則和而人無不丕變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常所當行者是也人若知志於道則所適者正而日進於前矣據

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學至於有得於心則知行者之赴家自不容於止也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故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小謂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趣則涵泳從容所以爲不失和也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可與適道者因其志學而知所趨向也可與立者嘉

其篤志固執能强扵禮而不爲事物之所揺奪也可與權者許其見道之明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也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不博文則不知義之所在故博學扵文用以集義焉不集義則經無由而正故事必由義用以正經焉經者萬世不易之理天下之道豈有過扵此者哉故學至扵正經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所謂一以貫天下之道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理者天下事物之理而義則日用之間事之合乎宜
者也精則條分縷析也窮理固難而順理尤難今將
窮理而於所行顧不循其自然則是穿鑿自私矣精
義固難而從義尤難今將精義而於事之未善不能
從以從善則是自治不勇矣以此而望其資深且習
察吾不知其智也資深者日用之間欲其於理取之
無窮用之不竭已與理相資也習察者謂行之既久
而識其理之所以然也此非順理從義者不能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
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

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達德者謂為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也知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也本之有差謂有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之不一也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

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此禮表記文無欲而好仁則所好無非仁自仁之外別無他好也無畏而惡不仁則所畏無非不仁自不仁之外別無他惡也所謂中心安仁者也天下一人

以其得好惡之正者天下常寡也然惟責己一身當然爾謂君子議道則以己之所能斯道無不盡然非所以望乎衆人也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此釋中庸之義行之篤者非止敦篤以行之也蓋必如天道至誠無息然後為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達善達不善者善與人同不善與人同無物我之分也以達善言之人有循理之事初不分爾我而共悅之共悅之者善雖在己盖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取諸人者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已也爲必與人謂善不徒爲之於已而又必以與人焉此善以天下是謂達善也以達不善言之如不循理之事亦不分爾我而共攺之攺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已不忘自訟焉自訟謂口不言而心自咎也此不善以天下是謂達不善也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

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雖未致其學然亦能無惡於己使其少有惡焉則名浮其實尚何善人之可言哉此所以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此釋善人之所以為善人惟心欲仁故雖不踐成法謂不依元本子而亦自不陷於惡此善有諸己者也使非善眞有諸己則安能不陷於惡然其不能入於

室而止於善人者蓋由其天資雖美而無學力以充之故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惟惡不仁故己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即不仁也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習矣而不察雖行矣而不著故必好仁而惡不仁然後不徒善徒是而仁義兼盡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

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論語曰篤信好學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徒篤信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不過爲善人信士而已豈能造乎美大聖神之域而成身成性哉好德如好色則表裏皆好而好之篤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則表裏皆惡而惡之切矣此非篤信好學者不能學者不如是則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而思之甚也人即此成德之人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孫非特卑遜也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底

下其心隨事順理以求之也如此則理無不得矣豈

但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哉然亦不可不敏也敏

速也謂汲汲也大抵此段即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

之義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温故知

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盖思昔未至

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古今事變之文皆道之顯者也所以曰至著禮則於

博文之中而有歸宿耳所以曰至簡博學於文而約之以禮如此則可使不得叛而去謂不背於道也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多識前言往行以下即釋所謂溫故知新之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天下國家豈有皆非之理惟在己處之不得其道耳得其道則天下可平國可治家可齊初無難處之事矣此責己者所當知也知其在己所處有未盡而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則自治之不暇又何尤人之有

哉學至於此方爲善學者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多聞闕疑不疑則已信矣故傳言之多見闕殆不殆則已安矣故學行之中人之德者謂非生知安行者比也聞斯行不徒聞也知如子路之徒故與其爲好學聞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非不行也未暇給也故愈於不知者不知知謂不知知其理也不知其理而作則捕

風捉影之徒率意妄行者也故孔子曰我無是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是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也私淑艾以教人者私取人之善推以及乎物也凡此皆窮而未達之仁也使其有位而爲則利澤之加於民從可知矣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顔回未至盡與互鄉之進也

爲山平地方覆一簣進而不止安知其不至於成正猶顔子於道惟日孜孜使天假之以年則亦安知其

不止於極此孔子所以惜之盖與互鄉之進也互鄉之俗難習於不善而童子之見年富力强則有可與者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方氏曰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不肖者之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約無卓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失也冉求之今女畫止之

失也愚謂爲人謂探賾索隱誇多鬬靡也好高謂自足其智恥于下問也不察謂鹵莽滅裂而無惟精之功也苦難謂逡巡畏縮而無直前之志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禮義學者之大閑也若舍此不爲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下民何異哉要其所事不過口腹之欲亦可鄙之甚也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未得道而以心求乎道猶未知人而以已知乎人也終豈若彼之自立爲愈哉彼謂與道爲一者也不思而得自然而然耳不假乎求者也以心求之則未免與道爲二出於勉然也所以謂之終不若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考求迹合者謂稽考其所行之迹與道相合以免罪戾也此不過畏罪之人非儒者之比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蓋如釋氏是也釋氏所爲迹似是而實非儒

者窮理知行竝進故父子夫婦君臣上下皆循其性之自然而行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外所以可謂之道釋氏不務窮理一切指爲礙而自以頓悟爲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行則無父無君而人類絶矣考道以爲無失本表記之言謂盡稽考之道必稽古昔稱先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則亦可以無失矣張子借其言而意畧不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

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
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
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
也

致曲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也不貳則
入乎誠矣既誠則言有物行有恒而德有定體矣體
象卽德有定體而成象也誠定亦誠立之義文節著
見者積中發外而顯也一曲致文能於一曲致其極
而文節之著見也如此則餘善兼照而明矣既明則
必將遷其不善以至於善也從義誠而至於從義則

其德自然通變言則適詳畧淺深之宜行則達仕止
久速之變也能通變則圓神無滯而化矣中庸所謂
形著動變是也但彼兼人己而言耳有不知則有知
謂人於義理事物若有所不知則可見所知者多矣
無不知則無知謂惟其無所不知則反若無知焉如
孔子空空然若無知也及鄙夫有問則竭兩端而告
之是果無知者哉蓍卦無思無為亦若無知也及其
受人之命而告之則如響之應聲其知又何神邪一
言盡天下之道者聖人之言辭約理備精粗本末一
以貫之而無餘也故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

初不以爲無知也然問者雖未必兩端之盡亦未嘗不隨才分而各足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先傳後倦則又學者年有長少教者施有次第此皆教人者所當逆知也如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特可施之小子若長而告之則彼將

倦怠而有弊矣惟聖人則不然於大德有始便有卒
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所謂一以貫之也盖中人以
下若驟而語之以上則扞格不入是反瀆其蒙矣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
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
道不美者叛道既知德又知人故能循循善誘使入
德也觀孔門之於諸子問雖同而答異爲可見矣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
惟聖人乎

蒙卦彖辭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張子釋之謂使蒙時未明之人雖一言之微而必戒其毋誑一動之間而必使其正直進退食息無不循乎規矩此教人者之功也若盡其道其惟聖人乎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天理之發見所謂以身教也與世之但以言教者邈乎不同矣

洪鐘未甞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甞有知由問乃有知

洪鐘大鍾也扣謂以物擊之聖人未甞有知由問乃有知所謂聖人胷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扣擊則

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一番精神也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則有如時雨化之也蓋學者力到功深將有所得及此時而教之則不先不後適當其可而乘其間也故有時雨化之之譬焉初非待其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若待其有求有為而後教之則非所謂時雨之化矣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微而臧謂不峻而善則明也罕譬而喻謂比方之辭

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
也朱子則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
而自得之也微而臧罕譬而喻謂不務多言而使人
自得之意臨川吳氏又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
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
故教者之言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如王曰善
哉言乎之善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如夷子憮
然曰命之矣是也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臧喻學
者之能自得也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

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官先事士先志劉氏謂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爲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正其志之所向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爲學也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未仕而學則先尚其志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教之大倫猶言大節即先志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葢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物蓋政刑之類道以德者躬行以率之不假政刑運於物外使民感發興起日遷於善而不自知也先其意者謂民有所欲及其未發而我先之也遜其志言當遜以入之而不急迫也此即所謂運於物外使自化者也曰志意者蓋統而言之則志乃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志之經營謀度者實有公私之分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幷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天下之人有仁者焉有不仁者焉能使不仁之人皆化而爲仁則仁之所施厚矣故聖人竝答仁智而以

舉直錯枉者蓋舉直錯枉雖智之事然使枉者舍

圖新化而爲直則仁在其中矣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

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以責人之心責己者如以忠孝望人而必反諸己不

徒責人而忘自責也以愛己之心愛人者己所不欲

之事而勿以加諸彼也以衆人望人者不以其高遠

難行之事必人之從也術猶法也餘見中庸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此釋有教無類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必曰蠻貊黨類舉其至不可教與至易合者爲言也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大人有德無位者也以天下爲度廓然大公不隔藩墻而分彼此也貨色之欲親長之私解見孟子達諸天下而後已貨色親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大人所以必以天下爲度也

子而爭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子謂凡卵生者孚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有覆乳之象孚而化之謂不殈也衆好亦指羽族而言翼飛之則各遂其性矣此即所謂萬物育也學至於萬物育則聖神功化之極而吾道行矣

問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曰如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曰青苗之法吾輩激成之爾是也

問中正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

未必中也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爲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不責善

正蒙會稿卷之二